

卷第二 神仙二

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

周穆王

周穆王名滿，房後所生，昭王子也。昭王南巡不還，穆王乃立，時年五十矣。立五十四年，一百四歲。王少好神仙之道，常欲使車轍馬跡，遍於天下，以仿黃帝焉。乃乘八駿之馬，奔戎，使造父為御。得白狐玄貉，以祭於河宗。導車涉弱水，魚鱉鼃鼉以為梁。遂登於春（春原作春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山，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。王母謠曰：「白雲在天，道里悠遠。山川間之，將子無死，尚能復來。」王答曰：「餘歸東土，和洽諸夏，萬民平均，吾顧見汝。」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又至於雷首太行，遂入於宗周。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，王追其舊跡，招隱士尹輒、杜衡，居於草棲之所，因號樓觀。從詣焉。（焉字原缺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。）祭父自鄭圃來謁，諫王以徐偃之亂。王乃返國，宗社復安。王造崑崙時，飲蜂山石髓，食玉樹之實，又登群玉山，西王母所居，皆得飛靈冲天之道。而示跡托形者，蓋所以示民有終耳。況其飲琬琰之膏，進甜雪之味，素蓮黑棗，碧藕白橘，皆神仙之物，得不延期長生乎。又云，西王母降穆王之宮。相與升雲而去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燕昭王

燕昭王者，噲王（明許自昌刻本——以後簡稱許刻本——噲王作王噲）之子也。及即位，好神仙之道。仙人甘肅臣事之，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，去嗜慾，撤聲色，無思無為，可以致道。王行之既久，谷將子乘虛而集，告於王曰：「西王母將降，觀爾之所修，示爾以靈玄之要。」後一年，王母果至。與王游燧林之下，說炎皇鑽火之術。然綠桂膏以照夜，忽有飛蛾銜火，集王之宮。得圓丘砂珠，（砂珠原作硃砂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結而為佩。王登捭（明抄本捭作掘。本書卷四零二引拾遺記作握。）日之台，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，以消煩暑。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，而昭王狗於攻取，不能遵甘肅澄靜之旨，王母亦不復至。甘肅曰：「王母所設之饌，非人世所有，玉酒金醴，後期萬祀，王既嘗之，自當得道矣。但在虛疑純白。保其遐齡耳。」甘肅亦昇天而去。三十三年，王無疾而殂，形骨柔軟，香氣盈庭。子惠王立矣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彭祖

彭祖者，姓錢諱鏗，帝顓頊之玄孫也。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，而不衰老。少好恬靜，不恤世務，不營名譽，不飾車服，唯以養生治身為事。王聞之，以為大夫。常稱疾閒居，不與政事。

善於補導之術，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，常有少容。然性沈重，終不自言有道，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，窈然無為。少週遊，時還獨行，人莫知其所詣，伺候竟不見也。有車馬而常不乘，或數百日，或數十日，不持資糧，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。常閉氣內息，從旦至中，乃危坐拭目，摩搦身體，舐唇咽唾，服氣數十，乃起行言笑。

其體中或瘦倦不安，便導引閉氣，以攻所患。心存其體，面（明抄本面上有頭字）九竅，五臟四肢，至於毛髮，皆令具至。覺其氣雲行體中，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，尋即體和。

王自往問訊，不告。致遺珍玩，前後數萬金，而皆受之，以恤貧賤，無所留。

又采女者，亦少得道，知養性之方，年二百七十歲，視之如五六十歲。奉事之於掖庭，為立華屋紫閣，飾以金玉。乃令采女乘輜輶，往問道於彭祖。既至再拜，請問延年益壽之法，彭祖曰：「欲舉形登天，上補仙官，當用金丹，此九召（杜光庭《墉城集仙錄》卷六，采女條「九召」作「元君」。是。）太一，所以白日昇天也。此道至大，非君王之所能為。其次當愛養精神，服藥草，可以長生。但不能役使鬼神，乘虛飛行。身不知交接之道，縱服藥無益也。能養陰陽之意，可推之而得，但不思言耳，何足怪問也。吾遭腹而生，三歲而失母，遇犬戎之亂，流離西域，百有餘年。加以少枯，喪四十九妻，失五十四子，數遭憂患，和氣折傷。冷熱（明抄本無熱字。陳校本冷熱二字作令）肌膚不澤，榮衛焦枯，恐不度世。所聞淺薄，不足宣傳。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，傳言千歲，色如童子，步行日過五百里，能終歲不食，亦能一日九食，真可問也。」

采女曰：「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？」

彭祖曰：「得道者耳，非仙人也。仙人者，或竦身入雲，無翅而飛；或駕龍乘雲，上造天階；或化為鳥獸，游浮青雲；或潛行江海，翱翔名山；或食元氣，或茹芝草，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，或隱其身而莫之見。面生異骨，體有奇毛，率好深僻，不交俗流。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，去人情，遠榮樂，有若雀化為蛤，雉化為蜃，失其本真，更守異氣。餘之愚心，未願此已。入（明抄本、陳校本入作人）道當食甘旨，服輕麗，通陰陽，處官秩耳。骨節堅強，顏色和澤，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視。長在世間，寒溫風濕不能傷，鬼神眾精莫敢犯，五兵百蟲不可近，嗔喜毀譽不為累，乃可貴耳。人之受氣，雖不知方術，但養之得宜，常至百二十歲。不及此者傷也。小復曉道，可得二百四十歲。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。盡其理者，可以不死，但不成仙人耳。養壽之道，但莫傷之而已；夫冬溫夏涼，不失四時之和，所以適身也；美色淑資，幽閒娛樂，不致思欲之惑，所以通神也；車服威儀，知足無求，所以一志也；八音五色，以悅視聽，所以導心也。凡此皆以養壽，而不能斟酌之者，反以速患。古之至人，恐下才之子，不識事宜，流遁不還，故絕其源：故有上士別床，中士異被，服藥百裹，不如獨臥。五音使人耳聾，五味使人口爽。苟能節宣其宜適，抑揚其通塞者，不以減年，得其益也。凡此之類，譬猶水火，用之過當，反為害也。不知其經脈損傷，血氣不足，內理空疏，髓腦不實，體已先病。故為外物所犯，因氣寒酒色，以發之耳，若本充實，豈有病也。夫遠思強記傷人，優喜悲哀傷人，喜樂過差（《御覽》卷七二〇引神仙傳作喜樂過量傷人，此有脫字）忿怒不解傷人，汲汲所願傷人，陰陽不順傷人。有所傷者數種，而獨戒於房中，豈不惑哉？男女相成，猶天地相生也，所以神氣導養，使人不失其和。天地得交接之道，故無終竟之限；人失交接之道，故有傷殘之期。能避眾傷之事，得陰陽之術，則不死之道也。天地晝分而夜合，一歲三百六十交，而精氣和合，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。人能則之，可以長存。次有服氣，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，治身之本要。其餘吐納導引之術，及念體中萬神、有舍（明抄本、許刻本舍作含）影守形之事，一千七百餘條，及四時首向、責己謝過、臥起早晏之法，皆非真道，可以教初學者，以正其身。人受精養體，服氣煉形，則萬神自守其真，不然者，則榮衛枯悴，萬神自逝，悲思所留者也。人為道，不負（明抄本、陳校本負作務）其本而逐其末，告以至言而不能信，見勿便之書，請早讀之。

不盡服誦，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，以此自疲，至死無益，不亦悲哉？又人苦多事，少能棄世獨往。山居穴處者，以道教之。終不能行，是非仁人之意也，但知房中閉氣，節其思慮，適飲食則得道也。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遁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，（明抄本遁作首，尤作無。《抱樸子·內篇》《遐覽篇》有《九都經》、《蹈形記》、《隱守記》、《節解經》。又《仙藥篇》引《開明經》，《御覽》六六七引《有四極明科經》、《指教經》。本文有訛脫顛倒處，疑當作《九都》、《節解》、《指教》、《韜形》、《隱守》、《無為》、《開明》、《四極》、《九靈》諸經。）萬三千首，為以示始涉門庭者。」

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，王試之有驗。

殷王傳彭祖之術，屢欲秘之。乃下令國中，有傳祖之道者誅之，又欲害祖以絕之。祖知之乃去，不知所之。其後七十餘年，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。王不常行彭祖之術，得壽三百歲，氣力丁壯，如五十時。得鄭女妖淫，王失道而殂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，由於王禁之故也。後有黃山君者，修彭祖之術，數百歲猶有少容。彭祖既去，乃追論其言，以為彭祖經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魏伯陽

魏伯陽者，吳人也，本高門之子，而性好道術。後與弟子三人，入山作神丹。丹成，知弟子心懷未盡，乃試之曰：「丹雖成，然先宜與犬試之，若犬飛，然後人可服耳；若犬死，即不可服。」乃與犬食，犬即死，伯陽謂諸弟子曰：「作丹唯恐不成，既今成而犬食之死，恐是未合神明之意，服之恐復如犬，為之奈何？」弟子曰：「先生當服之否？」伯陽曰：「吾背違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道亦恥復還，死之與生，吾當服之。」乃服丹，入口即死。弟子顧視相謂曰：「作丹以求長生，服之即死，當奈此何？」獨一弟子曰：「吾師非常人也，服此而死，得無意也。」因乃取丹服之，亦死。餘二弟子相謂曰：「所以得丹者，欲求長生者，今服之即死，焉用此為？不服此藥，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。」遂不服，乃共出山，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。二子去後，伯陽即起，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，皆起。弟子姓虞，遂皆仙去。道逢入山伐木人，乃作手書與鄉里人，寄謝二弟子，乃始懊恨。伯陽作《參同契五行相類》，凡三卷，其說是《周易》，其實假借爻象，以論作丹之意。而世之儒者，不知神丹之事，多作陰陽注之，殊失其旨矣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